

赫魯與賓綠苔

歌德著
郭沫若譯



赫魯與賓綠苔

歌 德 著

郭 沫 若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2 •

敘 事 詩
赫 曼 與 寶 綠 苔

Hermann und Dorothea

原 著 者 Goethe

翻 譯 者 郭 沫 若

*
* *

有 版 權

1948年1月羣益第一版上海印0001—1500冊

1952年2月新一版上海印1501—5500冊

書號 (22) 全 [丁—3] 定價 羊 8,5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克略培.....三

運命與同情

特普西科勒.....二〇

赫曼

它麗雅.....四一

市民

歐特培.....五〇

母與子

婆里散尼亞

和事老

克里娥

時代

奕拉妥

寶綠苔

美爾坡美涅

赫曼與寶綠苔

烏拉尼亞

展望

譯者書後

七〇

八九

二四

三〇

一三

一六



克略培

運命與同情

「我不曾看見過市場和街道有過這樣的冷靜！全城空巷，就像經過了打掃，就像一座荒坟！我覺得全城的居民，剩下的怕不足五十人。好奇心真是無事不爲！大家都要向外飛奔去看那可憐的逃難者之愁慘地過路的人羣！那些人在堤道上經過，跑到那兒要一個鐘頭，大家在這正午的熱塵中都爭着向那兒竄走。我是怎麼也沒有那樣的忍心，去看別人的災難。」



那些逃難的都是良民，說來也真是可憐，
僅僅帶着點隨身的衣物離開了萊茵河的對岸，
那美好的鄉梓，逃來我們這裏豐腴的山間，
在這山間和峽谷的平安的角落裏四處盤桓。
你是做得很不錯的啦，娘子，你派遣了大郎
毫無愛惜地拿些舊衣舊布和些簞食壺漿
去周濟那些可憐人；這是樂善好施的榜樣。
大郎兒真是會駕御，把馬駕御得真是有方！
馬車兒是很新鮮，看來真個是堂皇漂亮；

● Kalliope 希臘神話中司藝術的繆司 (Muse) 九神之一，司敘事詩。希臘原語爲「美聲之女性」。歌德此敘事詩共九篇，各以繆司神之一名篇。古時亞歷山得里亞的學者們曾將赫羅多安士之著作分爲九篇，各冠以繆司名之一。歌德仿之。但神名在此僅是數目字之代替，如我國用「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等字面而已。



四個人坐車，一個人執轡，都是十分的寬敞。這回是他一個人坐去；轉彎抹角，得何等快暢！在臨着街面的門道上，泰然自若地坐定，對着堂客這樣說着話的是金獅館的主人。

於是那伶俐的明達事理的主婦，回答着道：「老爹，其實那批舊布，我實在是不想送掉；因為那布是還很有用處的，有錢也不好買到，假如在要用時。不過我今天呢，卻是給了不少，更好的大衣和襯衫，我都是拿出了好幾套；因為我聽說有好些幼兒和老者，都是赤條條。你該得原諒我啦？因為連你的衣箱都抄翻了。尤其是那套寢衣，那面子是印度的印花布料，裏子是精細的法蘭絨，我也給在一道；

因爲那衣裳又薄，又舊，樣子也太不時髦。」

然而那慷慨的主人笑着，又這樣地回答：

「那件印度布的舊寢衣，我倒是有點捨不得，那是道地的東印度布啦；那是不容易再到手的！我也不再穿它了，現在的男子別有路走，他們高興穿着長外套，上衣總要十分緊湊，總要穿着長統靴，短鞋和小帽都已不合時流。」

「你看啦，」主婦又說，「那兒已經轉來了幾個，那去看熱鬧的；逃難的人一定是已經走過，你看啦，都是一鞋子的灰塵！臉上在燃着火，一臉都是通紅，都在用手巾抹着臉上的汗。叫我真不願去啦，在這熱的天氣要跑去看

那樣的熱鬧！真的，聽人講講也就滿喜歡。」

慷慨的老板又接着在說。語氣說得牢靠：

「在這收穫的時候有着這樣的天時真是稀少，五穀會乾燥地收進倉，就像收進乾了的草；天是那樣的高朗，連一點兒雲頭也見不到，從清早起來便說是這樣微微地涼風嬈嬈。天氣是不會變的啦！穀物都已經熟透了；從明天起頭我們要開始割取着豐收的禾稻。」

當他這樣說着時，轉來的人已逐漸加多，成羣的男女穿過街道，走向自己的家窩；還有那位有錢的隣人，本地的第一豪商，也在（郎道製的）敵馬車中攜帶着他的姑娘，

風快地趕回了那對街的，他那新造的房廊，街坊又熱鬧起來了；因為這個小鎮的人旺，這兒有不少的手工業，也有好幾座的手工場。

就這樣那一對賢惠的夫婦坐在那門道上，每時留心地看着街坊上的人們來來往往。但最後那有品性的主婦又開始說出話：「你看啦！老爹，神甫大師從那邊走向這兒；也還有隣居的那位藥店老板和他一起；他們會把在外面所見到的對我們細講，有好些情況看起來一定是會使人悲傷。」

兩個人和藹地走攏來，向着老夫婦致禮，在門道上的櫈子上坐下，櫈是木板所製，



他們拂去了腳上的灰塵，又用手巾扇着風。見面的寒暄彼此交換了，藥店主開了喉嚨；他是最先開口，說話的神氣有點近乎詛咒：

「媽的，人總是一個模子鑄下來的，真是難受！隣人一有什麼災難，大家都嘻着口幸災樂禍！那兒是燒了房子，大家便要趕快跑去打火，每逢有可憐的罪人受死刑，要跑去看他丟命，落難的良民逃荒，都要跑去豁落着眼睛，全沒人想一下，這樣的災難回頭便會來，要來碰着自己，不管是來得或遲或快，輕佻，我是看不慣；人總是一些輕佻奴才。」

於是那位卓越的，有理解的牧師開始發言，他是本鎮的威望，人還年輕，將近壯年。

他有生活上的知識，又了解得聽者的需要，聖經上啓示着我們人類的因果和其妙蘊，他透熟着那種高華的價值，而又學殖淵深。他說道：『自然母親愛給吾人以無害的本能，我是不想多說壞話；因爲凡是悟性與聰明有所不能的，卻往往要靠着這難馴的天性。假如好奇心不以執扭的刺戟來誘引吾人，你看，我們怎能了解得這森羅萬景？』

相互關係間的美？因爲人是開始去求新，其次才以不倦的勤勉去求有益的事情；最後是求德行，那使他高貴而受人尊敬。人在年輕的時候總不免是輕率之伴侶，那使他不避危險，無論是遇着什麼難題，只要一通過了，便立地無痕跡地平癒。



目前雖是輕狂，但到相當年齡便要收斂，不問在順境逆境都能一樣地熱心而黽勉，那的確是可以嘉獎；因為他是歡善而懲惡焉。」

牧師剛一住口，那不能忍耐的主婦便娓娓請教：「請告訴我們吧，把你們所見的；我是很想知道。」

藥店老板沉痛地說起話來，他說：「真傷心，我所見到的沒一樣不刺着我這一雙眼睛。那樣千頭萬緒的災難誰個能夠說得詳盡！在我們還沒走下牧場，便老遠看見了灰塵；逃難者的行列從西山翻過東山滾滾而進，看不出它的頭尾，更分別不出有多少人。但是在我們走到了那橫過澗谷上的路時，

步行的人和車子愈見是擁擠得不成名器。可憐就是那樣我們也把那些難民看得周到，看得出各個人的情形，那逃荒是怎樣的苦惱，有的又含着歡喜，因為打救了自己的性命一條。看來真是有些難乎爲情，是那般好好主人，平時是有條有理，把全家用具放得規整，以備隨時都可以到手，免得用時呼應不靈，但這時卻堆積在大車小輦，倉倉惶惶地逃命。衣櫃上放着羅篩和毛毯，面盆中放着被條，照着穿衣服的玻璃鏡上有麻布片子覆蓋。啊！那情形就有點像二十年前的那次火燒，在那時，災難把我們一切的思慮完全顛倒，不值錢的東西搬了出來，值錢的反被丟掉。這回又是那個模樣，大家把些壞的東道



甜費辛苦地運走着，徒使牛馬們吃力不討好，運着些舊的木板和木桶，鳥籠和鴨罩。

婦人和孩子也同樣奔波，提着些大捲和小包，

在一些籃子和小桶中充滿着全沒中用的物料；

人於所有的最後的東西總不肯放手，真是無聊。

在那紅塵萬丈的路上大家擁擠在一道，

簡直是絲毫的秩序也沒有，亂得不能開交。

有的力弱想慢慢地走，有的卻忙着往前跑。

婦人和孩子有些被人擠得在放聲號陶，

牛也在叫，馬也在叫，那其間狗也在叫，

老者和病人呻吟不絕，在車頂面着被條，

他們在那滿載的車頭上坐着東偏西倒。

但有時被擠出了路，那戛鳴着的車輪

錯走到堦防的邊上；車子便倒入陷坑，

車上的人發出一聲驚叫，倒栽葱，落下地坪，然而就只那樣便了事，都要算是萬幸。隨着是箱籠倒栽下去，落在車子的近旁。真的，誰個看見了那箱籠落下的，都會想那先落下去的人會被箱籠壓破了腦框。就那樣車子是壞了，人是弄得可憐相；因為其它的人都走過了，忙着竄向前方，各人只顧得自己，顧不到別人的身上。我們便趕快跑去，看見了那些病人和老丈，他們居家時久病着睡在床上都覺得難當，現在是睡在地坪，又受了打撲，呻喚得淒涼，濛濛的灰塵窒着呼吸，頭上更燃着太陽。」

那位慷慨的主人聽着了這番話不勝惆悵，